

名家专递

秦腔与巴托克

[海南]程大利

我的学生杨玺画画之余秦腔唱得特别好。他唱的《下河东》(三十六哭)居然让我失眠。那声音从喉咙深处摩擦出来,像钝刀在磨石上反复地、吃力地刮,甚至带着血丝和铁锈味。不追求圆润,刻意地保留那沙哑的裂痕,因为那裂痕就是历史——是干渴的河床,是征衣上的寒霜,是喊哑了嗓子还要喊下去的决绝。

秦腔的底色是苍凉,就像陕甘一带的黄土地。世世代代的黄土地上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、王朝更迭。以至它的悲怆都带着一种阅尽千帆的深刻,一种把个人悲哀放在历史天平上称量后的浑厚。它哭,能哭得山河变色;它恨,也恨得天地无言。

据说,现在的年轻人不听秦腔了。听什么呢?听西洋乐。殊不知西洋乐里也有秦腔的兄弟,我让AI帮忙查找,在20世纪的音乐史上,确有一位作曲家,以独特的音乐语言,抵达了与秦腔相似的生命境界。这位音乐家的名字叫贝拉·巴托克,匈牙利音乐家。马上找来听,还真是一下子被吸引住了。那被震撼的感觉与听杨玺的《下河东》异曲同工,欲罢不能。开头的几个和弦,蛮横、干燥、毫不妥协地砸下来。不是弹,是“砸”。声音的边缘带着石头的棱角,回声短促,像是一

拳砸开了干裂的黄土地,扬起一股股尘土。

这一声像极了西安城墙根下那声枣木梆子。演出前,老艺人用那块油亮的枣木在条凳上“梆、梆”敲两下,不是为了定音,是清场。要把茶楼的絮语、街市的嘈杂,乃至听众心中不净的念头,统统震开。告诉大家:接下去的不是娱乐,是生存本身沉重的故事。

巴托克的曲子《钢琴奏鸣曲·SZ·80》一开头就像那记现代“枣木梆子”,他用力砸下的和弦,清空了沙龙里的优雅和甜腻。让你能感到东欧农民舞蹈时皮靴踩地的震动,是大地上某种荒蛮的、甚至有些狰狞的面容。越往下,越像秦腔。

《下河东》“困营”一段与巴托克好像在共鸣,不是巴托克找到了知音,慢板的乐章,持续的低音,如泣如诉。它在盘旋,在嘶鸣,它用钢琴这种最理性的乐器,发出“最不钢琴”的、近乎人声呜咽的噪音,谁都能听出这是苦难的声音。秦腔用人嗓和板胡的微分音表达生命的苦涩,巴托克用钢琴尖锐的二度碰撞与不协和音块,表达一个古老族群在生活碾压下的阵痛和乡愁。再听节奏。秦腔的锣鼓经,特别是武场,有一种暴烈的驱动性。“喝喊一声绑帐外”一句出口前,那密集的锣鼓哪像伴奏,是在催逼,催逼着英

雄走向命定的结局,没有回旋余地。

巴托克深谙此道,他的许多乐章,节奏复杂。像心跳的“期外收缩”和时时的“停跳”。丝毫没有圆舞曲的优雅,那是狂烈的,非理性的律动。钢琴曲这种高级的键盘乐,竟成了他的打击乐,是那样粗犷和不讲情面。

然而,巴托克和秦腔最深的连接在悲怆的底色上。巴托克之悲,是一个音乐家面对消逝的田园牧歌时,冷静记录下的“挽歌”。巴托克深切地看到工业文明下,土地被“现代”吞噬的无奈。他的音乐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冷峻旁观,也是炽热的参与。这种复杂气质赋予苍凉一种理性的深度,与秦腔古典的、感性的厚度,遥相呼应。

一曲终了。

巴托克最后一个和弦消散在空气里,像一声深长的叹息被吸入厚重的丝绒帷幕。

而《下河东》更加震撼:“望长安,不由人,泪洒胸怀”,直接撼天动地地吼了一声“天——哪!”

巴托克与秦腔演员从未谋面,却在精神的等高线上,完成了隔空的击掌。一个用钢琴的钢铁之躯,去重塑土地的魂魄;一个用血肉噪音吼出千年黄土的集体记忆。他们都用最直接最粗犷的方式去言说人类生存的艰辛与尊严。

心灵点击

一笔特殊的稿费

[苏州]周建明

下班时,手机上有人发来信息,陌生人要我加他微信,要我提供身份证号与银行卡号,说要给我转稿费。

我加了对方的微信后才知道,他是浙江省平湖市一家知名企业的内刊负责人冯老师。我与冯老师仅有过一面之交,几个月前,我随吴江区作家协会赴浙江嘉兴及平湖,参加“文化走亲”活动。在两天的走访与采风中,有一个参观场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这是一家生产电缆的上市企业。

陈列室里,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,定格了创业之初的简陋作坊,十多个青年农民意气风发,挤在了一间小小的十分破旧的平房车间里,靠着几台分线机、摇线机、并线机、打包机等简陋设备,开始了他们的创业。几张斑驳的单据、泛黄的照片,记录着第一笔订单的来之不易;与之相对应的,是现代化生产车间的实景图,是北交所上市的敲钟瞬间,是遍布全国的重大工程合作名录。从村民为了摆脱世世代代的穷困,创立的村办小作坊,到如今电缆行业的上市公司,企业的每一步,都踩着拼搏与创新的印记。那些关于工匠精神的坚守,对品质的极致追求,对市场的勇敢探索,像一束光,照亮了我的心窝。

在企业陈列室里,我发现一叠杂志整整齐齐地摆放着,这就是冯老师编辑的企业内刊——《文化晨光》。我不由自主上前,取了一本,细细品读。

回吴江后,我如实记录了这场遇见。我也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创业者,其中筚路蓝缕的艰辛,感同身受。写成后,我将文章投给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栏目。未曾想,这份发自心底的触动,打动了编辑,文章迅速被紫牛新闻刊登了,更没有想到,因为网络的接力,我的文章被《文化晨光》的编辑发现,不久,就被郑重地转载。

我写作数十载,稿费早已不陌生,却从未有一次像今天这般让我心生暖意。它不是一笔丰厚的酬劳,却是对懂得的人,最朴素的回应。

如今,这笔稿费,静静躺在我的账户里。我不想动它,希望它成为我这个吴江创业者心中一份珍贵的纪念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